



英国跨文化小说中的 身份错乱

奈保尔、拉什迪、毛翔青小说研究

Displaced Identities in Cross-Cultural British Fiction

A Study in Naipaul, Rushdie and Mo's Novels

阮 炜 张晓红 李小均 等 著

上海三联书店



英国跨文化小说中的 身份错乱

奈保尔、拉什迪、毛翔青小说研究

Displaced Identities in Cross-Cultural British Fiction

A Study in Naipaul, Rushdie and Mo' s Novels

阮 炜 张晓红 李小均 等 著



上海三联书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英国跨文化小说中的身份错乱/阮炜、张晓红、李小均等著. —上海:上海三联书店, 2015. 4
ISBN 978-7-5426-5046-7

I. ①英… II. ①阮…②张…③李… III. ①小说研究—英国 IV. ①I561.07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006381 号

本著受到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资助,特此说明。

英国跨文化小说中的身份错乱

著 者 / 阮炜 张晓红 李小均 等

责任编辑 / 黄 韬

装帧设计 / 鲁继德

监 制 / 李 敏

责任校对 / 张大伟

出版发行 / 上海三联书店

(201199)中国上海市都市路 4855 号 2 座 10 楼

网 址 / www.sjpc1932.com

邮购电话 / 24175971

印 刷 / 上海惠敦印务科技有限公司

版 次 / 2015 年 4 月第 1 版

印 次 / 2015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 710×1000 1/16

字 数 / 300 千字

印 张 / 18.25

书 号 / ISBN 978-7-5426-5046-7/I·979

定 价 / 48.00 元

敬启读者,如发现本书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联系 021-66510725

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 出版说明

后期资助项目是国家社科基金设立的一类重要项目,旨在鼓励广大社科研究者潜心治学,支持基础研究多出优秀成果。它是经过严格评审,从接近完成的科研成果中遴选立项的。为扩大后期资助项目的影响,更好地推动学术发展,促进成果转化,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按照“统一设计、统一标识、统一版式、形成系列”的总体要求,组织出版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成果。

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

释 义

本著所用术语“英国跨文化小说”，是指 1950 年代以来具有东方文化背景的英国小说家如奈保尔、拉什迪和毛翔青所创作的跨文化英语小说。不具东方文化背景或土生土长的英国小说家如 E. M. 福斯特、乔治·奥维尔等以东方为背景的殖民地小说不在考察范围之内。在欧洲大陆出生并长大的英国人约瑟夫·康拉德所创作的以亚非拉为背景的英语小说，以及在印度出生并长大但主要受英语教育的英国人约瑟夫·鲁德亚德·吉卜林所创作的以东方为背景的英语小说，也不在考察范围之内。

前言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西方殖民体系迅速崩溃,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前殖民地国家崛起,以崭新的面貌出现在历史舞台上,世界格局开始发生深刻变化。与去殖民化运动相伴随的,是历史上一直进行着的全球化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向前推进。在全球化、后殖民的大背景下,不同文化和种族间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密切互动,非西方国家和无数非西方背景的个人参与到世界格局天翻地覆的变迁中来,同时深刻地体验着全球化格局所带来的身份认同问题。事实上,不仅社会运动层面存在着“身份政治”,在各种文化乃至文学想象背后也能发现身份的制约。因此,身份问题成为备受关注的话题,成为文学创作的重要主题,也成为文学理论界乃至一般学术界的一个重要的议题。弗朗兹·法农、爱德华·萨义德等后殖民理论家在抨击西方殖民主义和话语霸权的同时,对文化身份问题进行了深入的理论探讨,这就为跨文化情境中的个人身份问题和英国跨文化小说的解读提供了宏观的理论视野。

由于战后重建的实际需要,殖民宗主国英国向前殖民地国家的移民敞开了大门,印度、巴基斯坦、加勒比海地区乃至中国香港这些英国前殖民地有不少人移居到英国。他们中最终产生了一批有影响的跨文化小说家,其中以 V. S. 奈保尔、萨尔曼·拉什迪和毛翔青(生于香港,父亲是香港人,母亲是英国人)等人最突出。三人有一个引人注目的共同关切:跨文化语境中的身份焦虑。问题是,所谓“身份”究竟有何内涵?身份的本质是个人与社会环境(包括国家)的能动关系,这种能动关系建构性地提供了个人认识自我和社会的方式。基于这种认识,可以说英国跨文化小说是有关作家藉以体现身份矛盾、参与身份建构并藉以解决身份问题的一种手段;英国跨文化小说把英国小说乃至一般意义上的文学的问题意识推展到一个新的深度和广度。也可以说,英国跨文化小说隐喻性地揭示了与非西方背景的英国小说家及其文学想象有着深度关联的历史文化命题。

作为一个理论问题,“身份”有其时代背景和学术意义;身份问题与跨

文化小说家出生地和所居国的社会文化背景自然有着极为密切的关联；身份的概念应包括身份与文化、身份与种族、身份与社会角色、身份与国家，以及身份与意识形态等诸多关系。从这些角度看问题，不难发现，本著所关注的几个小说家都生长、成长在一种其出生地母语文化与殖民当局英语文化密切互动的社会环境里，而移民到英国以后，继续生活在一种母语文化与英语文化冲突、博弈的双语和双文化情境中。在英国（乃至西方）社会，在主流文化面前，他们的种族身份是尴尬的，他们的文化认同是不确定的，变动不居的。英国社会的冷漠以及由此产生的人际冲突、种族疏离和身份错位对他们来说，是不可避免的。这就在很大程度上解释了本著所讨论的跨文化小说家为什么都表现出一种极强烈的身份焦虑感、分裂感和错乱感，也在很大程度上解释了他们为什么会极其着迷于文化错位、文化迁移和文化杂合现象，而反映在创作中，他们的身份焦虑感、分裂感和错乱感又为什么会构成一个个有着深刻社会、历史和政治内涵的文学隐喻。

但身份的焦虑感、分裂感和错乱感毕竟只是作为个人的奈保尔、拉什迪和毛翔青本人及其文学创作的一个方面。在个人的经历中，跨文化和跨种族的身份背景的确给他们带来了挫折感、失落感和错位感，而在他们怀着文学抱负，从社会、文化边缘向权力中心步步推进的文学行旅中，这种挫折感、失落感和错位感又显得尤为突出。面对这一切，他们做出了什么样的举动？他们会抱怨、会不满，甚至会表现出某种程度的抗争精神，而这种抱怨、不满和抗争精神从根本上讲又是他们对自己身份错位和尴尬的必然反应。

然而，只要对他们的作品、访谈和传记性文字稍作了解，又不难发现，他们对其所在社会的体制和主流思维表现出了极大程度的妥协和顺从，甚至可说是同流合污。这种选择同样是必然的。毕竟，作为有文学野心的个人，他们并非在出生国（地）写作，也并非把出生国（地）的人们当作其目标受众。他们是在收养他们的国家即英国的社会体制内求生存、求发达的，主要是以英国人乃至整个英语世界的人们为目标受众的。直言之，奈保尔的小说并不是写给特立尼达人或印度人看的，而主要是写给英国人乃至所有西方人看的；拉什迪的小说绝不是写给巴基斯坦人或印度人看的，而主要是写给英国人乃至所有西方人看的；毛翔青的小说绝不是写给香港人乃至整个华语世界的读者看的，而主要是写给英国人乃至整个西方的受众看的。既如此，要他们不与既有体制或权力进行合作，实在勉为其难。

既然奈保尔、拉什迪、毛翔青的做法是顺从宗主国主流意识形态，与之合作获得其认可和奖励，那么抹黑受宰制、被侮辱民族的解放事业和国家

建设事业,便不是不可理解的了。接下来的问题是:他们是如何与霸权话语合谋的?这种合谋有何内涵?这种合谋的叙事学机制为何?这种合谋有何种社会和政治后果?本书正是要追问、思考并回答这些问题。

具体说来,为什么奈保尔总是骂非洲人“一无是处”、“咎由自取”?为什么他笔下的重要人物会背叛殖民地民族解放事业,在关键时刻投靠殖民当局?在很大程度上,这是因为奈保尔持“想要压制穷人的人总是穷人”这样的政治认知。正是基于这种立场,他几无忌惮地站在霸权话语一边,总是诋毁非西方世界的被压迫者。他是这么一个人:宁可沉醉在压迫者的落日余辉里,也不愿沐浴在被压迫者的旭日晨光中。

再看看拉什迪。为什么侮辱伊斯兰教的《撒旦诗篇》引起轩然大波,引发一个世界性的“拉什迪事件”,吸引了巨量的眼球?这不仅是因为西方与伊斯兰世界在何为宽容、亵渎、言论自由的问题上有明显的认知差距,也是因为拉什迪在何为“进步”、何为落后问题上有明显的观念错位。

同样,为什么毛翔青几无例外地把华人描写成西方读者乐意看见的自私自利、诡计多端的人,甚至在小说中塑造出一个见风使舵、唯利是图、在关键时刻杀死战友,充当敌人帮凶的华人形象阿道夫?这是因为在混杂的背景和成功的欲望驱使下,要让他做到不迎合西方庸众的口味,不以赢得眼球为终极依归,几乎是不可能的。他把自己身上的中国血液当作“他者”看待,总是跟它过不去,虽不乏自嘲的意味,却也不无原由。

本著对三位小说家的社会政治立场倾向提出了各研究者自己的思考、质疑和批评,指出奈保尔、拉什迪、毛翔青与霸权话语保持一致,形成了一种共生共谋的关系。他们有一个共同特征,即都有着不可取消的东方背景,却又都是在西方谋生存求发达的作家;他们出生和成长的环境都是典型的双语、双文化环境,是不同语言文化交汇、互动的环境,同时也是语言碰撞、文化杂交、自我分裂、精神错位的极复杂的环境,这对其日后的文学生涯来说未尝不是好事,但对其确定身份的建立来说却是几乎不可克服的障碍。他们之所以有极强烈的身份焦虑感、分裂感和错位感,是因为混杂的生长环境及成年之后在西方社会求生存求发达的境遇,把他们制造成一个个文化游魂。自我错置、认同错乱或身份错位已成为其生命常态。

更严重的是,三人其特殊背景都太过纠缠于当前物事,尤其是那些惊人听闻、能构成卖点的物事,对历史发展的大方向却茫然无知。如果说三人总是戴着有色眼镜,消极地观看非西方世界的个别人物和事件,而不愿用积极正面的眼光来观照历史大势,不愿(也无能力)对各文明——中国、印度、伊斯兰和西方文明——的历史、现状、品质和潜力进行深入的思考和

研究,得出一些不同于西方庸众甚或完全与之相反的看法,从而起到引领、启蒙社会的作用,这并不冤枉他们。受制于无可逃避的身份焦虑、分裂和冲突,要让他们不表现出狭窄的视野和错误的立场,几乎是不可能的。

或有人认为,三位小说家出版了大量作品,而本著只挑选出其中一部分进行探讨和评论,未能做到全面。但本著所关注的焦点在三位作家的身份错位,而不在对其小说(遑论纪实作品)进行一种面面俱到的地毯式梳理。我们不能对三位作家的所有作品只作一种泛泛而谈的评介,而应对其主要作品——如奈保尔《通灵的按摩师》、《自由的国度》、《抵达之谜》,拉什迪《午夜的孩子》、《撒旦诗篇》,以及毛翔青的《猴王》、《一片孤岛》等——进行详细的讨论和分析。不如此,便不足以全面反映三人在跨文化语境中的身份分裂、身份焦虑和身份错位以及这种处境所导致的身分不确定性,便不足以全面准确地反映视野上的局限性、认知上的矛盾性及相应的立场。

目 录

释义	1
前言	1
第一章 U型转身预示着什么?	1
一 历史的弄潮儿	1
二 “天意”的妙用	5
三 特立尼达的代言人	7
四 “U型转身”及其理论根据	9
五 “憎恶压迫”，抑或“惧怕被压迫者”?	12
第二章 失落的所指、流浪的悲歌	14
一 引言	14
二 从能指到能指：追寻失落的世界/身份	15
三 霸权主义话语：流浪悲歌的罪魁祸首	17
四 女权主义话语：周而复始的悲剧叙事	20
五 语言的抵抗：卡里普索小调	23
六 叙事策略：童年/成年双重视角	24
七 结语	27
第三章 “模仿”：身内的敌人	29
一 两重世界之间	29
二 个体的悲剧	33
三 “城邦”的悲剧	38
四 身内的敌人	41

第四章 维迪亚爵士的鞭子	46
一 获奖与封爵	46
二 旨趣的转向	48
三 琳达的鞭子	49
四 鲍比的鞭子	52
五 鲍比的“政治正确”	54
六 埃及侍者的鞭子	57
七 体臭的意识形态功用	59
八 中国帝国主义来了!	62
九 维迪亚爵士的鞭子	65
链接一 “布克奖”的来龙去脉	67
链接二 苏伊士运河事件	68
链接三 中国正对非洲建设作出贡献	69
第五章 只效忠个人的非洲书写?	72
一 后殖民语境下的“河湾”	72
二 关于非洲的乐观论调	73
三 关于非洲的悲观论调	75
四 新殖民主义的纠葛	78
五 只效忠个人的非洲书写?	81
第六章 变态凶杀中的种族复仇	85
一 对非洲小说的承接关系	85
二 对故事原型的偏离	88
三 性战争中的种族仇恨	91
四 变态凶杀中的种族复仇	94
五 黑色幽默中的绝望	96
六 体制的跨种族盟友	98
第七章 跨越想象的藩篱	100
一 引言	100
二 文而化之与英国想象	101
三 伦敦:哄骗抑或迟到?	102
四 乡村与英国神话	104

五 庄园:自我/他者的消解	107
六 杰克的花园:解构与顿悟	110
七 本为帝国的产物	113
第八章 流变的自我、魔幻的身份	114
一 引言	114
二 身怀神力、亦正亦邪的主人公	115
三 被动的施动者,似是而非的英雄	118
四 历史的不可把握	119
五 记忆与失忆	121
六 玄虚莫测的叙事方略	124
七 双重的身份焦虑	125
八 亦东亦西的宗教文化景观	126
九 富于魔力的语言	130
第九章 宗教的衰读与文明的冲突	132
一 引言	132
二 魔幻的手法,宗教的衰读	134
三 “拉什迪事件”	138
四 何为宽容,何为不宽容?	140
五 宗教自由的双重标准	143
六 西方对伊斯兰的丑化	146
七 “拉什迪事件”的“后现代”缘由	149
八 文明的博弈:何为蒙昧? 何为开明?	152
第十章 “后现代”语境与身份的迷茫	155
一 引言	155
二 身份错位的文化游魂	156
三 身份迷茫的“后现代”缘由	158
四 “后现代”的无可无不可	160
五 分裂的自我与双主角叙事	162
六 自我的分裂,身份的迷茫	164

第十一章 虚幻的我,抑或本真的我?	165
一 引言	165
二 魔幻的童话,杂糅的身份	166
三 混血的人物,反叛的“灰姑娘”	169
四 无边的消费欲望,悲剧的主客错位	171
五 虚幻的自我,永远的“睡美人”	174
链接:希腊神话中的“纠纷苹果”	176
第十二章 羊皮重写纸上的童话乌托邦	178
一 引言	178
二 印度:回不去的家园	179
三 童话:乌托邦旧说	183
四 纸上建筑:乌托邦的终结	186
五 与伊斯兰教和穆斯林和解了吗?	192
第十三章 “猴王”被生吃的跨文化意涵?	195
一 引言	195
二 文献回顾	196
三 作品背景与作者生平	197
四 殖民时代的香港	199
五 混杂的文化与身份困惑	201
六 混血儿华莱士	203
七 混血儿玛贝尔	206
八 多元论者抑或一元论者?	208
九 模式化的中国认知	210
十 自我重构中的迷茫	211
十一 “猴王”被生吃意味着什么?	213
第十四章 阴阳失衡,两顾无依	217
一 引言	217
二 阴阳的错位	218
三 “中不成,西不就”的文化身份	221
四 无奈的疏离	224
五 黑帮化的中国想象	226

六 是否找到了归属?	228
第十五章 一个黄种白人眼里的鸦片战争和中国人形象	229
一 引言	229
二 不加掩饰的西方视角	229
三 貌似客观的叙述手法	232
四 立场暧昧的反战者	233
五 丑陋的中国人	236
六 中国人为何被丑化?	239
链接:两家报纸对同一事件的报道	241
第十六章 暧昧的“勇气”,暧昧的华人形象	243
一 引言	243
二 “我是英国人”	244
三 跨文化语境中的异类	247
四 从边缘到中心	249
五 从被压迫者到压迫者	251
六 旧我能否变新我?	253
七 作者与阿道夫的叙述距离	255
八 后殖民时代的民族建构	258
九 暧昧的“勇气”,暧昧的华人形象	261
结语	264
参考文献	269

第一章 U 型转身预示着什么？

1950 年，十八岁的维·苏·奈保尔获特立尼达奖学金资助，赴牛津攻读英国文学。七年后，他出版了第一部长篇小说《通灵的按摩师》（*The Mystic Masseur*, 1957），^①获约翰·卢埃林·里斯纪念奖，从此开启了没落帝国体制中漫长的文学行旅。小说描写了特立尼达人加纳什跌宕起伏的一生，以及其个人命运与共同体命运的交织和纠葛。小说将异域风情、个人传奇和历史风暴融为一炉，再现了 20 世纪中叶特立尼达那段被遮蔽的“罪孽深重的岁月”^②。故事中尤为发人深省的，是加纳什人生那极富戏剧性的最后转变。在这华丽“U 型转身”的背后，不难看到奈保尔的身影，甚至可以说预示了奈保尔整个文学生涯中的哲学观点和社会政治立场。

一 历史的弄潮儿

奈保尔将他《通灵的按摩师》的故事地点设在其出生地特立尼达，这对于一个初登文坛的作家来说，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毕竟，特立尼达是他写作生涯开始之前生活时间最久、也最为熟悉的地方，那里的风土人情、历史掌故，经过时间的汰洗和隔有一定空间距离的反思，可以说已经深入他的血脉，呼之欲出，这在很大程度上也正是这部小说的魅力所在。对英国乃至西方国家的读者来说，奈保尔栩栩如生的叙述，仿佛使他们亲临大英帝国在加勒比海地区的这个殖民岛国。故事中异国风情十足的语言，性情乖张、脾气古怪、风俗独特、种族多样的当地民人，以及纷繁复杂、充满闹剧的政治文化生态，无不跃然纸上。

① V. S. Naipaul, *The Mystic Masseur*, New York: Vintage, 2002.

② “罪孽深重的岁月”来自于小说主人公加纳什同名自传。《罪孽深重的岁月》之书名至少有两重含义：一是指自身生活的感悟，“觉今是而昨非”；二是影射二战及随后的冷战岁月。

小说的叙事结构十分精巧。奈保尔大致扮演着叙述者的角色。他把仅有的两次与主人公加纳什的见面分别置于开篇和结尾,中间穿插对主人公成长历程的回忆。尽管他在扉页告诫读者,本故事纯属虚构,不得对号入座,但这种叙事学作派和纯朴的写实主义风格结合在一起,仍然给读者以一种真实可信的强烈感觉。小说叙事时间跨度为十五年左右,也就是20世纪40年代初期至50年代中期。这正是世界风云激荡的时候,其间发生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东西方冷战,以及殖民地争取独立解放的世界性运动。在这种时代背景下,即便在世界地图上只是个小不点的特立尼达,也在经历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作者敏锐地借助于他笔下主人公的命运轨迹来折射整个时代。他让叙述者以回忆录的形式把这个时代描述为“罪孽深重的岁月”。

小说的主人公本名加纳什·拉姆苏麦。他出身于特立尼达岛王子港市附近的一个印度移民农家,父亲曾经是名闻遐迩的按摩师,不幸的是,一个患了阑尾炎的女孩死于其手,为此他花钱消灾,从此自废武功,金盆洗手。由于地处油区,老拉姆苏麦守着五英亩荒地,期望自家地里也能钻出个“金宝盆”,可惜无钱贿赂钻井人员,最终不得不满足于地界边的一口油井,分得一点采油许可费,供儿子上学。十五岁时加纳什考入西班牙港的皇家学院。四年大学生活并不愉快。其间,加纳什因不同意父亲为他订下的亲事,跟他闹翻,毕业后即留在城里,应聘到一个偏僻的残疾人学校教书。这所学校的宗旨竟然是“管好学生,不在于弘道”^①。然而即便在这么一个学校,加纳什也受到同事的歧视和排挤,被讥为乡下甘蔗园来的小子,不懂教学艺术,在城里滥竽充数。加纳什一怒之下挂冠而去。正巧老拉姆苏麦去世,加纳什回乡奔丧。家乡给了他“地之灵”,让他接上地气。他在庞杂、喧嚣的西班牙港生活了五载,可终究感到格格不入;在乡村,他是受过教育的知识分子,乡亲们以“先生”、“老爷”称呼他,让他感到备受尊崇,无比荣光。

老拉姆苏麦入土为安之后,加纳什发现自己留在乡村却无所事事。他不知道自己该做什么,能做什么,生命的意义是什么。在乡下人眼中,他是个思想者,可只有他自己知道,这“思想”是多么肤浅。苦闷之余,他只好骑着一辆二手单车在乡间山路上乱转。正是在这游荡的日子,他遇到一个影响他多年的精神导师、朋友,一个名叫斯图尔特的英国僧人。他自称来自印度克什米尔,看破红尘,却在加纳什身上觅到了前世今生。他告诫加纳

^① Naipaul, *The Mystic Masseur*, p. 14.

什不必沉迷于思想,生活的答案、人生的意义最终会自我呈现,重要的是找到自我的“精神节拍”^①,然后诉诸语言,启迪众生,解救众生。斯图尔特之言不啻是醍醐灌顶。加纳什从此立誓读写一生。

不过,首先还得生存。虽然城中的房东太太说他吉人天相,印堂发亮,必有大成,但他却身无一技之长,不免仍为生计发愁。这时小店主拉姆龙根适时施以援手,将小女儿许配给他,并给出一笔不菲的嫁妆。拉姆龙根同时也劝加纳什子承父业,像父亲那样做个按摩师,因为他是当地最了不起的按摩师的唯一骨血,一定是可造之材。婚后,加纳什携妻子举家迁居富恩特格罗佛,干起了按摩师的营生。可在那年头,按摩这碗饭非常难吃,用叙述者的话说,“一个子儿就可以找十个按摩师”^②。按摩师跟牙医在特立尼达可以说遍地都是。加纳什地处穷乡僻壤,纵有天大本事也难引来主顾,而本地的人命特“好”,连个病都不生。失望之余,他对自己是否是按摩师的可造之材大为怀疑。更让他失望的是,妻子丽娜无法传宗接代。如此双重打击,换了别人,可能就心灰意冷,潦倒一生,但对加纳什而言,却是“祸兮福所倚”,逆境催人奋进。从此妻子对他百般迁就,他也有了大把闲暇静心读书。

读书虽然惬意,可写作终究还是难事。尽管加纳什一再允诺动笔书写,但写什么、用什么语言、读者对象在哪里,在这些问题的困扰之下,他还是颇费了些时日踌躇无功。最终还是在友人伯哈瑞的帮助之下,圆满解决这些问题之后,加纳什才写出了第一本著作《印度教 101 问答》。书成之后他欣喜若狂,但很快发现没什么人买书,于是欣喜被折磨人的烦恼所取代。接下来二战爆发,美国兵空降特立尼达,随之带来了一些就业机会。许多伪劣按摩师和江湖牙医趁机转换门庭,但加纳什不为所动,继续惨淡经营自己的按摩事业,余暇则躲进书斋,研究印度教义和实用心理学。正是见其心智不移,加纳什的姑妈认定他就是过世丈夫通灵术的合适的传人,于是将丈夫遗留的通灵秘籍倾囊相授,嘱其用心修行,早获法力,救世济民。经过一番修炼,加纳什终于大功告成,改穿印度服饰,身着白袍,缠着头巾,裹着腰带,俨然印度的一个土邦王公,从此以“通灵的按摩师”招牌名世。

通灵按摩师的妙手确有回春之效。不久,整个特立尼达都知道了加纳什其人和他的法力。加纳什自己常常也暗自吃惊,通灵的法力居然如此浩瀚无边,各种疑难杂症到了他手里便手到病除。当然,除通灵的法力外,他

① Naipaul, *The Mystic Masseur*, p. 30.

② Ibid., p. 1.